[书画手记]

伟岸的桅杆(外二章)

——油画创作谈

■ 王建顺

《龙骨》自2006年面世以来，好评不少：有的说它有一种男子汉顶天立地、宁折不弯的气概，给人以挺拔屹立、傲然风骨、坚忍不摧的感觉；有的说它表现出一种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有一种刺破青天的伟力，凛然不可欺辱，浩然是民族脊梁的象征；还有人说，这幅画的视角独特，构图完满，主题突出，色彩丰富而深藏变化，用笔霸气而刀法有力，富于感染而震撼人心！

其实，创作这幅画算起来前后历时二十多年：1980年我入伍后，有一次到海口湾去玩，就发现了泊在那里的这艘已废弃的渔船，听当地人讲，好像是当年解放海南岛时被遗弃的。我那时还不懂创作，尽管发现得那么早，但也同路人一样，对它也是视而不见，没什么感觉，这样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不过，时间久了，我倒觉着它有一种可贵的品质：涨潮时，船体大部分被淹了，可它并不惊慌；退潮时，它伟岸的身躯巍然屹立，但它亦不张扬。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直到有一天，这里要建大桥，推土机快要把它毁坏时，我才想起赶紧去采风，把它最后的形象留下来。看着它深情地依恋着大海和大地——那是它温馨的港湾，是它生于斯长于斯归根于斯的家啊！我创作的激情一下子就迸发了出来……

远去的那些年

在我创作《家》系列油画作品中，一直想画一幅反映“那些年”的东西，但总是因为构图太直白而作罢。直到有一天，当我再次看到我老家这座早已破败的院落时，才萌生了创作《那年》的冲动。

别小看了这座大门和院子，当年它可是这里的“政治中心”。我那年才五岁多，依稀记得这里时常聚集着全村的男女老少，或锣鼓喧天，或人欢马叫，或喇叭声声，或红旗招展，热闹得很。今天批这个，明天揪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台”，让孩子们弄不清“大人们”的事谁对谁错。又几年，城里来了“知青”，什么《红灯记》、《沙家浜》之类轮番登场。忽一日，在一个风雪之夜，高音喇叭传出了“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于是乎，黑压压的人群不一会儿就把个院子挤满了，之后就是走村串巷，人群迤逶绵延数里长！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掺和其中，打着闹着，蹦着跳着，冷不丁我被一个黑影踹了一脚，被撂倒在雪地上……那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次带着一干人回去，看着这破院破门，抚摸着那早已斑斑驳驳的老人家的画像，不禁感慨万千。只有老母亲怯生生地看着来人，悄声问我：“带这些个人，莫不是又来了‘运动’了？”母亲的一句话，点燃了我创作的激情……

同在树荫下

创作以《家》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少不了以儿童为主角的题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花朵，还因为他们是每个家庭最热切的希望，更因为童真、童心、童趣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但画一幅怎样的画呢？却一直没想好。2005年夏，我深入五指山腹地密林深处去采风，当我发现一群孩子们在一棵大榕树下玩耍时，创作的灵感便一下子萌动了。

在这幅《捉迷》中，我尽可能展现孩子们纯真无邪的天性和无忧无虑的率真：那位跑在前边的小男孩，穿着拖鞋，裤腿上还打着补丁，活泼而可爱，但显然是个急性子，不过，可能更有冒险精神；站在正面这位大眼睛的小女孩，看上去很沉稳、从容，又有点聪慧的样子，更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气；她身后的那个高一点的男孩，像是有些木讷，拟或是茫然，用手指捂着嘴巴的神情，看样子是紧张的表现，或是尚未想好藏在哪里，给人以犹犹豫豫的感觉；那位蹦着跳着的“开心果”，甚至有些叽叽喳喳，大大咧咧的性格，觉着这游戏很好玩，她好像更愿意第一个被捉住；藏在树洞里的怯生生的女孩，只露出个小脑袋，有些胆小怕事的样子，但态度倒挺认真，可游戏给她带来的好像并不是快乐而是炼胆。

孩子们各自天性的表露，暗示着他们的未来有着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对树根质感的粗犷用笔和大色块的铺陈，是寄寓他们像参天大树那样茁壮成长；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从东方照射过来，示意着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人生况味]

赶军坡

■ 陈一峰

我的家乡是临高县和舍镇冰廉村，一个有十几户的常年绿树环抱的美丽小村庄。和舍镇处在临高、儋州、澄迈三市县交界地，鸡鸣三县闻。三县交界地，唯澄迈县的中兴镇和仁兴镇有军坡节。中兴的军坡节是每年的正月十一，仁兴正月十二。

从我记事时起，我家乡赶军坡兴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些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吃大锅饭，收入来源主要靠生产队。但孩子多的农户多口子吃饭，大都超支。家乡的父辈们利用春节期间农闲和三县交界地的地域优势，不失时机地赶军坡，以赚些钱来维持生计。

我家乡赶军坡的土特产品是用竹子编的疏筛子、密筛子和圆型的大簸箕、小簸箕。赶军坡，需提前两个月以上编竹器。在那时，父辈们白天在生产队出工，用午后一小段空余时间采竹子，开竹篾；编竹器和其他工作大都在晚上进行。

我是家中的长子，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干这些活了。

有一年，赶军坡前的那天中午，父亲愁眉苦脸，在一旁喃喃嘀咕。母亲一问才知道，原来刚接到大队通知，军坡节那天，县里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县里的第四级“干部”，必须参加。怎么办？父母亲左思右想，一筹莫展。为赶军坡不参加会议？政治责任担当不起；参加会议不赶军坡？没日没夜整出来的东西扔掉太可惜，全家人还指望这些东西到军坡集上换些钱回来以解燃眉之急呢。父亲沉默了半天，最后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阿聪去赶军坡吧。”父亲这话一出，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无论如何想不到会由我去赶军坡！我没出过远门，没做过买卖，一句海南话都不会讲！看父母亲无奈的神情，我别无选择地答应了。

记得那年正月初十下午，父亲去县里开会前，早已将簸箕和筛子分两摞小心翼翼地捆绑好，放在家里正屋的大门外。两点多的时候，我跟着叔叔，带着父母的嘱咐和希望，勇敢地挑起担子，与村里其他伯伯叔叔们一起，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傍晚时分，远远听到了犬吠声。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澄迈县中兴公社敦牙村，借宿在堂伯的远房亲戚家里。这些日子走亲戚，是吃军坡。但是，我们明摆着来是为了赶军坡，我们的礼品是堂伯给主人准备的一个大簸箕和一个密筛子。尽管如此，主人还是把我们当作来吃军坡的亲戚来接待，忙里忙外做晚饭。我太饿太累，早盼着有一顿热饭吃了。

敦牙村离中兴墟约五公里，为了赶路，天还没亮，大家都起了身。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中兴墟。那里已经很热闹了，街道两旁几乎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我们好不容易在街道边上找到摆摊的地方，我在叔叔的照料下将摊子挨着他摆。摆了半天，无人问。偶尔有人来，也只是看了看就走。“今年的货太多，买卖不好做。”叔叔皱着眉头说。冰冷的小雨滴被北风裹挟着，不时飘落在脸上，我和伯伯叔叔们长时间站立着，个个嘴唇发紫，冷得直打哆嗦。忽然，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这是当地人在游冼夫人神像、游公，人们在虔诚祈福。一群群比我小的、与我一般大的甚至比我还大的小孩在人缝中到处乱窜，互相追逐、嬉戏。相比之下，我却要看住我的东西，为我的买卖发愁。

那年的价格太贱了，一个簸箕以往通常可卖一块五元，那年最高才卖八毛。我语言不通，卖出的第一件货物是在叔叔的帮助下完成的。后来，一有顾客光顾，尽管话有些夹生，我学叔叔大声喊出每样货物的价钱，任由顾客挑挑拣拣。买卖做得很艰苦，直到下午集市散去，谁都没有卖完，差不多都还剩下一半的货。我们凑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憨笑着。

伯伯叔叔们盘算了一下，决定继续赶仁兴的军坡。

从中兴到仁兴有十二公里的路程，我们不敢怠慢，为赶在天黑前到达仁兴，大家在小食店吃点东西就匆忙上路了。路上匆匆走着很多我们的同路人。雨还在下，满地泥泞，北风呼呼响，天更冷了。我们在仁兴没有亲戚，跟外村的同路人一起住到了别人的亲戚家。吃军坡，主人认为多来人热闹，不细究来的是何方宾客。离开时，给主人的小孩一些压岁钱，礼仪上过得去就行了。那天晚上，由于人多，床不够睡，天又冷，我和伯伯叔叔们围着火堆，互相靠着“睡”过夜。

值得高兴的是，仁兴的军坡赶得异常顺利，价格不仅比中兴略高，东西也好卖，中午过后就全卖完了。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们个个笑逐颜开。吃过午饭，伯伯叔叔们便买这里的土特产，最受欢迎的是青梅锄头柄和白茶木扁担。同时，大家都买了鞭炮，按惯例准备在返程路上燃放，庆祝赶军坡胜利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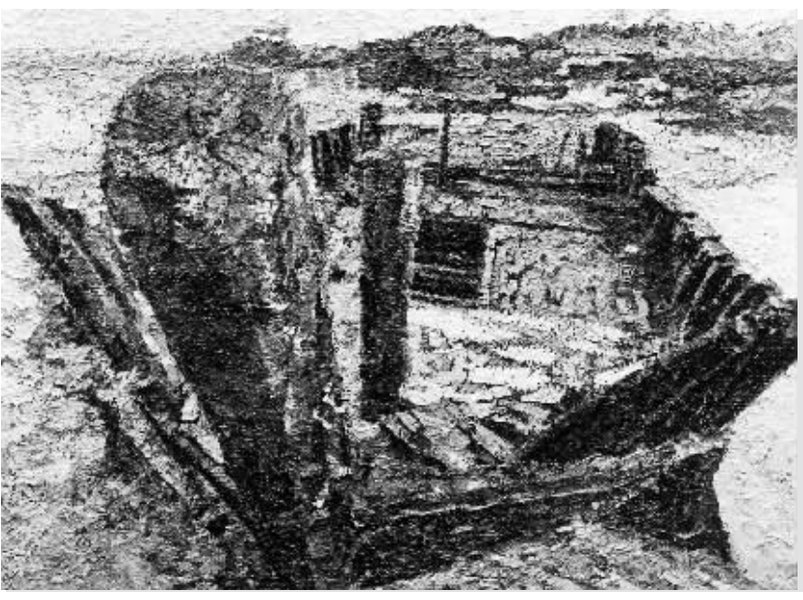
我没有买土特产，只买多多的鞭炮。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完成父母交给任务的喜悦，我无比兴奋，这些天来的苦痛和酸楚已抛到九霄云外，一路不停地点鞭炮。掌灯时，回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我点了一串长长的鞭炮，给村里人报平安！

回到家了，我将赶军坡得的二十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父母亲笑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钱，我们家可以办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王建顺油画作品三幅

《捉迷》

《那年》



《龙骨》

[诗页]

槟榔恋歌(歌词)

■ 韦章运

万宁处处皆槟榔，
槟榔之乡美名扬。
槟榔园里情歌唱，
游客迷恋忘了返。
家家户户种槟榔，
庭前院后花果香。
绿化美化生态好，
那是我美丽的家乡。
哎哟……阿哥阿妹把歌唱，
那是我眷恋的地方。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果是美女树是郎。
自古槟榔为情物，
订婚会友人人尝。
吃口槟榔红脸庞，
飘飘然然精神爽。
强身健体美味王，
迎宾敬客情义长。
哎哟……阿哥阿妹把歌唱，
我们的生活幸福万年长。

[诗页]

春诵六首

■ 吴乾机

春到五指山

五指高山春正浓，
南天海阔起东风。
遍地凯歌奏鸿禧，
频频飞报採云峰。

杜鹃红

娉婷邂逅万花中，
独一秀色殊不同。
不是杜鹃争二月，
红城湖畔报春风。

三月杏

昨夜东君莅锦江，
满园芳菲柳色扬。
高洁玉兰春庭守，
风流红杏不出墙。

山玫瑰

出自穷乡与世违，
竟向人间一处菲。
沁脾清香傲霜骨，
好比梅花胜似梅。

李花节

粤西何来雪，二月诱旅魂。
远眺百里雾，近看千树云。
山香车结队，景奇客成群。
都随春色醉，呆立李花门。

春 晨

一杯小酒梦好沉。
布谷催叫晓山东。
丰年足食春睡美，
芳村日暖响绿风。

[岁月山河]

槟榔村

■ 弘 波

前些天，省里抽调我带队到中部地区检查农民增收工作，我高兴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我离开当年工作的A县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多少渴望着回去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有那些勤劳、热情的人们……

仲秋一大早，我们从海口出发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从车窗往路的两旁望去，金灿灿的稻谷随风摇摆，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尽收眼底。汽车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地界往右拐，道路两边连绵起伏的山峦紧挨着，绿油油的，装点着山区绝美的图画。看着眼前的美景，没等我联想太多，汽车已驶过一片槟榔树，槟榔村到了。

听说我们来，县里专门指派黄县长来迎候我们。见过面，简单地寒暄过后，黄县长领着我们参观老百姓的住房。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居住的黎族村庄。村里的道路全部铺上水泥路，村周围全都种上槟榔树。村民全都住上两层高的小楼阁，村庄不大，但规划得好，前庭后院，独立单元。“这是2005年‘达维’台风将村里的瓦房摧倒后，县里派人帮助重新规划设计的。”黄县长说。“每户多少平方米？”随我来的小刘问。“设计是一百八十平方米，有些老百姓家里有钱的，另加到三层。”黄县长指着我说：“你不太清楚，这可是老书记过去打下很好基础的。”“哪里，哪里，过去没钱，不敢有这么大的蓝图呀。”我笑着说。

说着，黄县长领我们来到一幢三层小楼阁前介绍说，“这是老村长的家。”

“哎哟，这不是王‘奥雅’么！”，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奥雅”是黎族同胞对村里头人的尊称。其实，王“奥雅”的名字叫王佬兵。据说六十年代，王“奥雅”曾在部队参军当过兵，算是村里头见过世面的人了。

“老书记，是您呀，欢迎，欢迎！”王佬兵显得格外兴奋，一把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

眼前这位黎村里的“奥雅”，古铜色的脸庞上又添了许多皱纹，岁月的风霜吹打着他那两边凸起的颧骨，黑里透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像一株挺拔的槟榔树，任凭风吹雨打。

“老了，村长让给年轻人干了，我当顾问。”王佬兵像似看出我要问他便先开口说。

“快进屋坐。”他连连招呼我们。等我们坐好后，他沏了一壶茶，一边给我们酌上一边说：“这是我们村自己生产的槟榔花茶，具有除痰癖，杀三虫，抗炎降脂，止咳祛痰，健脾调中……”他像熟读诗书似的，给我们做起了“槟榔花茶”的广告来，又说：“去年，俺村办起了槟榔花茶加工厂，年底还在海口举办的冬交会上开了新闻发布会，产品已销往岛外，供不应求。”说完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槟榔果还远销湖南、广西。光这一项，全村收入50多万元。”黄县长自豪地说。“橡胶是这个村的传统产业，也是主导产业，全村二十五户，共种植橡胶四百多亩，户均二十亩，现在开割的胶不到一半，去年收入100多万元。村里种植的小红尖椒还出口到韩国，很受欢迎。家家户户养鸡，他们养殖的是‘什玲鸡’，已被省农业厅命名为海南省地方畜牧优良品种。”黄县长稍停片刻又说：“我帮他们算了一笔账，按现行的橡胶价格，每亩橡胶开割后每年收入一万二千元计算，三至五年后，全村橡胶全都开割后，就收入四百多万元。户均二十多万元。”黄县长如数家珍地说。“王佬兵真不愧是这个村的好带头人，他是全村第一个种植橡胶、槟榔的，什玲鸡也是他头一个养起来的。这几年，他把自家育的橡胶苗、槟榔苗、什玲鸡苗无偿地分给乡亲们，带动全村致富。”黄县长表扬王佬兵。

“你建楼房的钱全是自己筹的么？”我问。

“政府补一点，银行贷一点，俺出大头。”王佬兵说。

“欠银行的钱还完了么？”我接着问。

“去年全村都还完了。不还银行的钱，俺心里哪能自在呀。”说完佬兵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

我们聊着，不知不觉响午到了。

“各位领导，过来解决温饱问题啦。俺边吃边聊吧。”村长边喊边请我们到餐厅坐下。

“听说老书记要来，佬兵特意让我留你们下来吃顿黎家饭。”黄县长客气地说。

这是一桌丰盛的黎家午饭。有白切什玲鸡、清炖水田鸭、红焖罗非鱼、清炒百花菜、烧竹筒饭、山兰酒。王佬兵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我讲两句话，一是欢迎老书记回到俺村来；二是感谢党和政府对俺黎族同胞的关怀，干杯！”没等我开口佬兵指着桌面上的菜说：“这些都是俺自产自销的家常菜。你们从城里来，换换口味吧。”

酒桌上的气氛十分热烈，王佬兵显得十分兴奋，他举起酒杯逐个敬酒，敬完一遍之后，他似乎觉得不过瘾，换个碗酌满酒后，高高举起：“俺再敬老书记和各位一杯！”话刚说完，一饮而尽。望着佬兵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笑脸，我看到了黎族同胞那质朴、憨厚、热情好客、开朗的身影。

酒过三巡，不知不觉快到下午四点钟了。

听说我们要回县城了，在王佬兵的带领下，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前来握着我们的手，佬兵抱着我的肩膀，贴近我的耳边说：“老书记，别忘了再来看俺哟。”我望着他那双激动而又湿润的眼睛说：“一定来，一定会来的。”

汽车开动了，缓缓地驶出槟榔村。我望着王“奥雅”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从车窗挥手喊道：“再见了乡亲们，请回去吧！”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喉咙像似哽咽了……

太阳已西斜，发出一片辉煌。汽车在山区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车窗外这优美的山区景色，我却无心欣赏，脑海里浮想联翩，二十多年前的景象却历历在目……

那是1991年秋，我奉组织之命到A县工作，这副担子可不轻啊！第二年，省里决定拿出一笔资金用来补助少数民族地区民房改造，计划用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彻底消灭中部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的茅草房。这是件具有战略眼光的事。县里研究决定，县四套班子负责同志各带一个队，抓一个典型，然后逐步推广。我主动提出到南头镇槟榔村抓试点。临行前，我召集财政、国土、建设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拿方案，计划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将槟榔村的茅草房改造完。

盛夏的一个早上，我带着队伍早早就从县城出发了。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到了槟榔村。下了车，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说是村道路，其实是一条破烂的泥泞路，一眼望去，一排茅草房东歪西斜，一间挨着一间。“这密密麻麻的茅草房挨得这么近，万一发生火灾该怎么逃生？”随同的县委办小李不禁喊道。

“走，看看去。”我招呼大伙。

“到‘奥雅’家看他干活回来没。”村里带路的小伙子说着。

“‘奥雅’是谁？”我问。

“‘奥雅’就是村长呀。”小伙子答。

我们来到一间船形屋的茅草房前。“佬兵，县里的张书记来了。”小伙子喊道。话刚落音，从屋里走出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他卷着高高的裤腿，看来是刚干活回来，两只脚丫的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只见他高挑的身材，两个颧骨高高的，皮肤晒得很黑，但他那双眼睛特别有神。

“对不起书记，我刚耙田回来。”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站了片刻，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看得出来，他不情愿让我们进屋里。

“进你屋里看看吧。”没等他开口，我们走进佬兵家。

“不好意思，屋里太乱了。”佬兵低头说。

我环视着这屋里，两张木床挨在一块，一张长板凳，几把木制的小椅子，中间放着一张小饭桌，床头上放着一台收录机，这恐怕是主人最值钱的东西了。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心里一股心酸的滋味。

“走，开会去。”我拍着佬兵的肩膀说。

王佬兵在村中央喊一声“大伙出来开会了！”一会儿的功夫，全村男女老少，每人拿着一把凳子到村里一个晒谷场上集合了。

“大伙静一静，现在请县里的张书记讲话。”王佬兵主持会议。

“乡亲们，县里决定在咱槟榔村搞改造茅草房的试点，这是省委、省政府对咱黎族同胞的关怀……”我讲了改造茅草房的意义、补助的标准和资金管理的办法，最后我大声问大家，“有没有决心和信心呀！”全村没有人应答。我看过去，只见乡亲们低着头，像在窃窃私语说什么，连王佬兵也不说话。“大家有没有信心呀！”我又补充说了一句。全场仍是鸦雀无声。此时我明白，会再往下开，道理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了。

散会后，我找到王佬兵问个究竟。“乡亲们为何不说话？”

“没钱。”佬兵沉默良久说。

“没钱也得想想其他办法呀！”我急了。

“没钱，建不了。”佬兵仍垂着头说。

那些年，粮食年年增产丰收，老百姓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但生产太单一，不搞多种经营，经济收入少，口袋里没钱办不成事呀！

看来老百姓是现实的。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消灭茅草房，更新观念，多种经营，才能致富起来。

第一次到槟榔村开了闷棍会。我带着问题回到县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天早早我又带队踏上槟榔村。我们决定帮助槟榔村办个砖瓦厂，从外地请几个烧砖瓦的师傅，组织村里青壮年跟着干。发动群众自筹桁条、门窗木板等木料，还从外地请来十位木匠来指导，县财政还拿出两万多元，给每户补助一千元作为筹备材料。这下子群众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全村男女老少投入到一场改造茅草房的大行动中。烧砖瓦、打石子、备木料，忙得不亦乐乎。王佬兵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他挨家挨户串门，组织大伙帮助那些困难户搬砖瓦、锯木料，挖地基等……

公元1993年的春节临近了。小李告诉我，槟榔村的新房全建好了，王佬兵是村里第一个建好的，村民们说，书记不去，他们不肯搬进去。

“告诉王佬兵，这个星期天我去！”我不加思索地说。

记得那天上午九点，我带着有关方面的同志驱车前往槟榔村。这是我在不到一年内，第五次到槟榔村了。临行前，我还特意交代办公室带上两盒“开门红”的电光鞭炮去助兴。

冬天的海南，漫山遍野绿意葱葱，令人陶醉。等我们来到槟榔村时，村里的晒谷场上已摆好长长的桌子和板凳，上面已摆上竹筒饭、三色饭和山兰酒了。王佬兵领着乡亲们在等候我们了。

“书记，可盼到您来啦。”王佬兵高兴地拉着我的手。

等我们走到村中央时，只见王佬兵大声喊道：“良辰吉日，开始搬家▮。入宅大吉！”随着王佬兵一声落地，村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声、唢呐声、爆竹声在山寨回响，整个村子沸腾了。乡亲们忙着搬床，搬桌、椅，抬米缸……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欢乐的笑容。这时，王佬兵领着村里几个小伙子来到我们面前，一手递给我们槟榔果(这是黎族同胞待贵客的礼节)，王佬兵带头唱起了黎族民歌：

哎哟嘿嘿——。
叫俺唱歌俺就唱，
俺的肚里一车歌；
今日俺搬入新宅，
幸福不忘党的恩。

这歌声在黎寨上空，在山谷里久久回荡着。

是啊，黎族同胞告别了千百年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革命！

听着那优美的歌声，我仿佛看见槟榔村里的乡亲们在勤劳致富的路上不停地奔跑着，奔跑着……